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一回 于少保韶年出類 蘭古春風鑒超群

少保公姓于，名謙，字廷益，號節庵。浙江錢塘人也。先世皆為顯。公之祖名文大，官工部主事。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烈，侍奉其遺像甚虔。公之父名彥昭，字英復，乃篤厚君子也。累德積行，好善喜施。年近四旬，每以無子為憂。忽一夜，夢一神人紅袍金襖，立于彥昭前曰：「吾感汝祖父侍奉之誠，頃當為汝之嗣，汝宜勿泄。」彥昭辭謝不敢當。神用手一指，覺來，忙對妻劉氏說知。劉答曰：「我適才亦得此夢。」自後劉氏有孕。臨產之際，正值大雨如注，雷電交加。偶然三司參謁巡按，一時驟雨，手下人役不曾帶得蔽雨之物，因而暫歇彥昭門首，候雨住而行。當時于公產下，少刻晴朗，日麗中天。此是洪武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也。三司見雨霽遂行。

于公生下旬月之間，果然容貌魁偉，呱呱之聲洪朗異常。杭族有彌月之慶，鄰里親友俱來賀喜。彥昭乃抱公出來，與眾親友觀看。有鄰老見之，歎羨曰：「此子真英物也！惜吾年老，不能見其顯達，為可歎耳！」自後彥昭極其珍愛。撫養至四五歲時，遂取名曰謙。因夢中謝神不敢當之意，故名曰謙。

一日清明節屆，彥昭同弟彥明，拉挨人領公同往祖塋祭掃。因過鳳凰台，其叔攜公之手，上台觀看。叔曰：「今朝同上鳳凰台。」公即應聲答曰：「他年獨佔麒麟閣。」其叔並諸族人聞言，悉皆驚歎曰：「此吾家之神童也！」後于公七歲，又同叔父等祀祖回家，路從癸辛街過。見牌坊上寫著「癸辛街」三字。其叔彥明對公曰：「癸辛街三字，上二字合著甲子支干；下一字又合著街道地名。吾一路思量，不能有對，汝若對得好時，我做一件小圓領與你。」于公笑而答曰：「此對何難？癸辛街可對子午谷。」其叔曰：「此真切對。但子午谷偶忘出處。」公即答曰：「《三國志》內，蜀將魏延對諸葛亮道：『延願得精兵五千，由陳倉道而東，當子午谷而西，不消三日，可到長安。』《通鑑》上亦有之。」叔與眾聞說大驚，謂兄曰：「此子必昌吾家，宜善育之。」彥昭與弟並族人領公回家，明日彥明果制一小紅圓領與公，乃曰：「他日服此以耀吾門。」公答曰：「敢不佩服。」惜乎彥明早亡，不及見公之功業，亦可慨也。

父彥昭一日同公立在門首閒玩。少刻，見一老者挑擔新白鯊來賣。彥昭見之，喚此老問價。因價還得少，那賣鯊老者口中即嘮叨曰：「你如何買得成新白鯊。」彥昭見說，面色通紅，未及回言。忽然公從父肋下立將出來說：「我偏要叫你這老烏龜。」賣鯊老者見公是個孩子，便能罵人成對，心中驚異，乃大聲罵曰：「小猴孫開口傷人。」公又應曰：「老畜生閉嘴饒你。」旁人見答，通笑起來，皆稱奇異。賣鯊老者見公有此口才，心中驚服。

彥昭送公上學，公在學讀書。一日先生出外訪友，不在館中。同窗學生在與公跳躍，共作旋蒙頑戲。忽然，先生走到，一時迴避不及。先生看見，俱要責罰。于公忙上前稟曰：「先生不必加責，學生輩功課皆完，一時乘閒戲耍。如今任憑先生背書寫字對課，若有一毫差錯之時，任從先生責罰。」先生見說有理，即曰：「吾方才見汝旋蒙竄跳，甚是頑劣。吾即將此為題，汝若對得好時，方免責罰；如其不然，必當重責。」公曰：「請先生出題。」先生曰：「手攀屋柱團團轉。」公即對曰：「腳踏樓梯步步高。」先生又出一對曰：「三跳跳落地。」公又答曰：「一飛飛上天。」先生見對大喜，免責，欲責諸生。公復稟曰：「學生蒙師寬恕，亦乞一視同仁。」先生見說，擊几歎曰：「此子長大，非凡品也！」

翌日，其父彥昭來拜先生，先生極口稱公。因與父談久，公巖然端坐讀書。先生見之，曰：「子坐父立，禮乎？」公聞言，即出位而對曰：「嫂溺叔援，權也！」先生驚喜，謂其父曰：「令郎真英才也！」公父答曰：「不敢，皆仗吾師訓海之功。」言畢，作別而回。延過數月，先生解館。于公忽然病目，其母與公分開頂心，挽一丫髻，取其清目之意。公乃閒步，見前街一伙人叢聚鬧嚷。公即往眾人中挨身進去，看見一僧與人相面。眾皆稱曰：「果神相也。」于公聞言，乃慢慢挨到此僧面前。此僧一見公容貌，乃大喜異。遂用手們其丫髻而戲之曰：「蛇頭且喜生龍角。」公即昂面答曰：「狗口焉能出象牙。」眾人見回此言，盡皆大笑。忽然天暗，漸漸雨下，眾人一濟走散。公亦急急回家，不意眼痛路滑，蹉跌在地。眾人見了，一齊哄笑起來，公雖跌倒在地，顏色不變，因見眾人笑他，即坐地吟詩一首以詆之，云：

雨落忽綢繆，天街滑似油。

麒麟跌在地，笑殺一群牛。

眾人見于公口中念出詩來，各各驚異稱羨。公亦回家。

明日晨起梳頭，謂其母曰：「今日眼目甚痛，乞母親再挽一髻，導散頂心之火氣。」母遂依公，乃挽三髻於上。早飯罷不多時，公又見一叢人圍繞昨日那僧，仍在此處相面。公即往人叢中挨身進去。有人認得于公，皆讓他進圍。公遂立在此僧當面，那僧一見，喜動顏色，即捫其首而戲之曰：「三丫如鼓架。」公即答曰：「一禿似樁槌。」眾人見說，一齊大笑。那僧見笑，即對眾曰：「諸君莫笑，此子骨格非凡，人莫能及。他日乃救時宰相也。」言未畢，只見旁邊立著一人，綸巾羽服，丰姿飄逸，氣宇軒昂，乃大聲言曰：「和尚，汝之相術甚佳，惜未盡其奧理。」那僧見其人之容貌、語言，即忙施禮。眾人見僧不相面，與那人會禮，皆散去。公亦回家。此僧就收拾相面行裝，即請那道者同行，行不百餘步，早見一處雅致酒肆，僧人堅請道者進內而坐。不知道者何人，觀後傳可曉也。